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孔義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孫承基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孔義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孔義十二卷明高攀龍撰攀龍字存之無錫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以閹禍投水死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國四家之傳無所攷證亦無所穿鑿意主於以經解經凡經

無傳有者不敢信傳無經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義明為孔子之義而非諸儒之臆說雖持論稍拘較之破碎繳繞横生異議者猶說經之謹嚴者矣按朱彝尊經義考此書之外别有李攀龍春秋孔義十二卷註曰未見書名卷數並同攷李攀龍以詩名當世不以經述聞其墓誌本傳亦不云嘗有是書是必諸家書目有以攀龍名同誤高為李者尋尊未

及攷核遂誤分為二併附訂於此以正其訛焉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孔義卷一

明 高攀龍 撰

隱公

元年

元年者正始也

春王正月

春周時之春也稱王正月大一統也夏時之十一月也不書即位攝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我所欲曰及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也儀父邾君之字也邾魯之附庸中國之附庸例稱字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稱鄭伯歸罪也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段不弟也于鄢遠也段出奔共不書鄭伯志殺段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

盡此道者王道也仲子繫惠公而言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以天王下賵諸侯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于宰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來來朝也祭伯非王命而私交不與其朝也

公子益師卒

益師卿也不書官非受命于天子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不日卒史不備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修惠公之好故何以書譏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書人微者也入者入而不居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

帥師用大衆也入向入極無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潛之會猶請盟而辭復與之盟益非義矣

九月紀履綸來迎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履綸紀大夫也非命卿皆書名内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先儒謂譏不親逆非也諸侯親迎迎于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

者乎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必紀侯莒子紀廹于齊而與于莒故相盟天下無主則小國不安而齊人滅紀之端見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者隱之妻也卒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鄭人伐衛

段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伐鄭取廩延鄭人既

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矣今復擅興師何為乎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有常度何以書在人君之敬怠不敬則災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崩不奔赴不會葬不朝新君隱之罪大矣不書而自見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書尹氏譏世卿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尹氏以王

崩為諸侯主而來赴非禮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書武氏見其世官子者父老而子攝行卿事也天王崩諸侯不供喪而來求君不君臣不臣交譏之崩薨者臣子之尊稱故外諸侯稱卒以别内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立與夷而使公子馮出居鄭殤公忌馮自此宋鄭之爭啓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鄭之交始此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穆公私謚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取者收奪之名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不稱公子身為大惡絶之於其先君也其又有以屬

稱者或過其親之以啓亂或見其以親而反讐事同詞異各有義而不可例拘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古有遇禮以待不期之會今相期也而同于不期之簡故書曰遇及者内為志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殤不誅弑君之賊不念穆公舍其子而立已反以馮之在鄭從州吁伐鄭天理滅矣故是役也首謀在

衛而以宋主兵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四國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至秋宋來乞師復伐公弗許而翬固請以行無君之心兆矣隱公不能辨之於早以及于難書翬帥師惡之也不稱公子所以謹履霜之戒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程子曰稱衛人衆詞也舉國殺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內不承國于先君故不稱公子上不稟命于天子故稱衛人立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臧僖伯諫而不聽僖伯稱疾不從

夏四月葬衛桓公

討賊而始葬魯往會故書

秋衛師入郕

將卑師衆稱師衛晉乘亂得立而遽興戎毒衆失君道矣

九月考仲子之宫

考始成而祀也凡宫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初獻六羽

書初獻見前此僭用八矣

邾人鄭人伐宋

宋取邾田邾人請于鄭故鄭會邾伐宋先邾人為主也

螟

國之大事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臧僖伯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書圍志暴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故與宋為黨修怨于鄭邾鄭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使者失詞欲救而止鄭人遂乘隙而輸平也和而不盟曰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于齊也

秋七月

程子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圍其邑周一歲而取之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按伯姬為紀侯夫人其娣叔姬為媵待年于宗國不與嫡同行至是始歸于紀其後桓十二年紀滅宗廟在酅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春秋賢之故書此以張本程子曰娣歸不書閔其無終也

滕侯卒

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

夏城中丘

凡用民必書勞民為重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子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

近于禽道也

秋公伐邾

為宋討也渝蔑之盟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國曰伐此一人而曰伐大天子之命也楚丘衞地以歸易詞于楚丘者罪衞之不救以歸者罪凡伯之失節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將為鄭平宋衛有會期矣而宋衛先為垂之遇者有私謀也私謀為何有意於從齊黨而無志於釋鄭憾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内曰許鄭有湯沐之邑於泰山之旁曰祊時天子不廵狩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前此來輸平以言請之矣至是

始入地也入者内不受也義不可而强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衛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莊挾齊以自强齊僖特假鄭以糾合耳不踰年會防謀伐宋矣要盟何益哉

八月葬蔡宣公

諸侯五月而葬宣公卒兩月耳不及期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來莒地人微者莒雖小國而入向伐杞能為魯患故七年城中丘以備之至是復屈己要盟于其地魯之不國甚矣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書名未賜族也季氏曰未為卿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諸侯不朝而聘之不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

挾卒

夏城郎

郎逼宋城郎將為鄭伐宋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會防謀伐宋也左氏曰鄭伯以王命討宋之不王豈
其然乎假此以誑齊魯耳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會於中丘盟于鄧為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程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

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

左氏曰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

和而敗戴鄭所與也故伐之鄭伺三國之便與戴合

攻故取三師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衛蔡郕與國也故不會伐宋鄭既得衛蔡故又入郕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皆不朝王獨朝魯可乎滕薛二君不特言者譏旅見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鄭地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鄭𨻳許伐許鄭志也書及內為主也以歸祊之故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薨不書地弒也孰弒翬也孰使翬弒桓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春秋孔義卷一

春秋孔義卷二

明 高攀龍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不言即位先君不以其道終子弟不忍即位也

繼故而言即位則弑也故美惡不嫌同辭

二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為主故稱會

鄭伯以璧假許田

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而私相貿易是無君無親也曰假諱易地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魯志也故稱及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弒君之人凡民罔不譈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秋大水

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程子曰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左氏曰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孔父先死曰及何也穀梁曰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公羊曰孔父正色立朝使

其生而存君不可得而弑也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滕子來朝

杞嚴小初稱侯已稱伯稱子滕亦小初書侯已書子蓋弗給于朝覲貢賦自降為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桓公天下之大惡滕子先隣國而朝其罪自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為賂故立華氏也會未有指言所事指言所事特書也此春秋大義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宋始以不義取之故係其器于郜賂公者宋也而書曰取蔽罪于魯也以成亂之賂器置周公之廟公其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强致之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當作紀杞則非侯也來朝懼齊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左氏曰討不敬也豈其然乎紀求魯庇魯因責利小

國不能供焉耳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出告反至常事爾何以書或以去國踰時之久或以

會盟侵伐之危或以黨惡附姦之罪唐之至危之也

弒君之賊使戎而不如鄭齊陳之黨惡則討之矣

三年春正月

闕疑

公會齊侯于嬴

左氏曰成昏于齊也杜氏曰不繇媒介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胥命相命也相命近正也故荀

卿曰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汪氏曰日食三十六食既者三皆臣子僭逆夷狄暴横之應故此年而後荆楚僭王鄭敗王師宣八年而後楚莊圍宋伐鄭伐晉襄二十四年而後齊崔杼衛甯喜弑君吳楚横行中國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稱公子巳為卿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越境送女非禮也

公會齊侯于讙

為齊侯爾非為親迎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廟而飲至也以翬往而不言以至者公親受之齊

侯也皆非禮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非禮也

有年

十二公多歷年所豈無豐年而獨桓書有年宣書大有年何也桓弑君而立宣為弑君者所立皆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災而乃有年是反常也故紀其異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于郎遠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程子曰桓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天理滅矣人道亡矣

或曰渠氏伯糾字以大夫而攝宰者

是年不具秋冬未詳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杜元凱長歷正月無甲戌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外相如不書此何以

書紀來告也以諸侯而爲賊于隣國春秋所深疾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書仍叔之子譏世官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祝丘在齊魯之間公欲助紀而畏齊故以非時城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鄭師射王中肩不書戰不書敗所不忍言存天下之防也書從王明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書王師敗績于茅戎曰王師則非親討敗而可書也

大雩

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之事也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歲以爲常不能悉書故雩以非時而書非時而雩以旱也書之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龕

龕書時不在一月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傳云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月春正月寔來

寔州公也程子曰不能反國故遂名之忽稱鄭忽明

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諸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閲

簡車馬也懼齊鄭故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其備豫矣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敎之不素也盛夏大閲厲農失政甚矣不言公一國之事也

蔡人殺陳佗

佗弑太子免而自立踰年矣書曰陳佗以賊討也蔡侯殺之而書蔡人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啖氏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則史書之

冬紀侯來朝

欲公請王命求齊成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巳亥焚咸丘

咸丘地名焚林而田淫獵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名之者賤之也越國踰境相繼而朝弑君之賊為可

賤也

八月春正月己卯烝

冬烝非過也書之譏五月復烝爲黷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桓公弑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至是三聘矣

夏五月丁丑烝

黷祀也志不敬也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氏曰禮也杜氏曰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也程子曰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之主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理此譏祭公受命逆后而過魯行朝會之禮若以朝魯爲主而逆后爲遂也胡氏取劉敞之說曰命魯以婚姻

之事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重而輕使故祭公專命不報遂行如紀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趙鵬飛曰齊將滅紀紀託于魯魯不能庇於是為之謀俾納女于王託王為重焉祭公因不反命而遂逆王后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逆稱王后主王朝言也歸稱季姜主紀言也京大師衆也凡王后非過國都不書歸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使其世子來朝君疾而儲副出危道也

十年春王正月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會者期詞弗者遷詞衛侯失信也衛中變而從齊鄭

于是乎有郎之師桃丘衛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書及為內諱也鄭主兵而

首齊猶州吁主兵而首宋非齊宋則不能舉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此郎之諸侯也人之示貶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一時之雄也射王陷弟害隣謀立宋莊身没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國内大亂為宋莊反噬為不善者可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宋人宋公也其曰人貶也祭畿内邑仲字也以天子命大夫為鄭相也死君難臣道也祭仲被執而廢繼其君立非所當立其罪大矣字之者非賢之也尊王

命貴正卿著其罪而深責之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權害義傷教不可從

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曰歸易詞也以祭仲易惡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

忽世子也以國氏正也其名失國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未賜族蔡叔諸侯之兄弟稱字內大夫會外諸侯盟始此析魯地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隱二年紀莒盟于密隱四年莒人伐紀是時紀謀齊難故為盟莒以援之曲池魯地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南燕姞姓伯爵黄帝之後穀丘宋地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莊責賂而有怨于鄭魯桓憾忽而欲平突于宋至于君臣六會而宋不許平其辱甚矣于是遂有武父之盟武父鄭地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故盟會春秋所惡也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内戰于宋是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宋與魯戰穀梁以紀與齊戰趙匡據經文內兵主紀而先于鄭外兵主齊而先于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合宋衛燕三國伐紀魯則紀其自出求兵于鄭往救之戰于紀而勝之也胡氏曰紀之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

三月葬衛宣公

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且衛

助齊魯援紀非敵怨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又不稱子從吉行事據事直書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曹在衛南而東北為齊界所以伺齊衛之往來虞其

報救紀之怨也

無氷

時燠也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

夏五

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凡外大夫請盟于魯曰來盟內大夫請盟于彼曰涖

盟使來盟盟盟前定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粢盛所藏也

乙亥甞

穀梁曰志不敬也壬申御廩災乙亥甞以爲未易災之餘而甞也胡氏曰不時也秋甞以物成而薦新爲義夏之六月未可甞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其意也以一國而用諸

侯之師於是始以者為所以者其罪一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王之不王甚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是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魯不赴而諸侯

不臣益甚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而不書何也陸淳曰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聖人端本清源明其自取焉耳程子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嘗嗣位君國歸而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稱復

歸反正也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魯及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使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鄭亂故許叔入許曰入者難詞因亂竊入非復國之義故書入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朝非微者之禮曷為書人天王崩而相與旅見弒逆之人故人以賤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大都也入于櫟則入于鄭矣書入義不容也程子曰突非正也而忽不能君故國人君突諸侯助之

春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先地而後伐先疑而

後决也穀梁曰非其疑也非其疑于為義而果于為不義也衰宋地宋鄭仇也何以主兵蓋忽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突雖簒其智足以結四隣宋之相戾而復相用者賄耳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也齊氏曰自入春秋蔡常先衛自是遂序衛之下先儒以為後至實則以勢之强弱

相上下而不復用周班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凡書至者久之也危之也　去年十一月會伐今年正月又會四月又伐故書至

冬城向

言冬通後月之詞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按左氏以殺急子壽子也公穀以得罪天子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左氏曰平齊紀且謀衛也黄衛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下書伐邾則惡自見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齊人侵魯疆書戰敗也奚魯地呉氏曰盟未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足恃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何休曰蔡桓侯無子季次當立桓侯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桓侯卒蔡人召季于陳而季歸歸順詞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劉敞曰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是以見貴于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葬未有不稱公者稱其本爵或曰請謚于王者也或

曰傳失之
及宋人衛人伐邾
邾宋爭疆魯從宋志春盟而秋背之瀆信不仁甚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
如齊
穀梁曰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以夫人之伉也以尊及

卑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為主夫人驕伉公不能制也故曰與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别也罪公也治其本也濼齊地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聖人直書義在其中濼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其事著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公羊曰讐在外也穀梁曰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胡氏曰隱公之讐在内在内者討于是春秋于桓公書葬隱然足以快魯國臣子之心哉

春秋孔義卷二

春秋孔義卷三

明　高攀龍　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繼弑不書即位先君不以其道終子不忍即位也故莊僖閔皆不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不稱姜氏魯之臣子絶不爲親也内諱奔故云孫猶

言孫讓而去也見其無所容而絶之也至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逆王姬使我爲之主也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不自爲主者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使同姓敵體者主之也然諸侯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賔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

男下女之義也齊侯既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莊王不念齊魯之讐而命之主婚魯不念君父之讐而爲之往逆忘親釋怨人道絶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必有常處何以築於外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築于外也然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

戴天之讐莊公于義不可爲之主築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不主之爲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不稱天寵篡弒以瀆三綱也

王姬歸于齊

書歸于齊而後忘親之罪著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紀三邑也徙其民取其地曰遷紀之滅始于此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師師伐於餘丘

慶父公之庶兄也公子已爲卿也於餘丘邾邑也邑未有書伐者志慶父之主兵也其後卒致子般之禍亂之所由來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

公爲之大功忘親媚讐其罪大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姜氏齊侯之惡著矣莊公可以爲子乎禚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此公子溺也未賜族伐衛者朔在齊欲納之也忘讐

罪大矣況合黨以伐同姓乎

左氏曰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休據世本史記

以朔出奔王立公子留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王崩至是七年矣公羊曰改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紀侯之弟也齊欲滅紀故紀以邑入齊爲附庸存先祀也紀侯之命也故不書奔不書名入者難詞罪齊而閔季也

冬公次于滑

將會鄭伯謀紀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次止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滑鄭地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其卒吾女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張氏曰謀取紀也胡氏曰鄭伯厲公非子儀也然是時厲公尚在櫟豈能出會十四年使傅瑕弒子儀始入鄭耳此當是子儀

紀侯大去其國

程子曰大名責在紀也齊師未加而去也胡氏曰大

去者土地人物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張氏曰春秋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圖存不獲委宗廟于其弟而去之故不書奔而曰大去不書名而曰紀罪齊而閔紀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不書齊滅紀至是而齊侯滅紀之罪著矣孫明復曰甚齊侯之詐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與讐狩人理絶矣齊侯也而人之所不忍言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會矣而享享矣而如齊師人之爲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也夫前此歴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歴月而返書時矣

秋郳黎來來朝

郳國黎來名其後王命爲小邾子春秋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曰人何也人諸侯人公也人公何也逆王命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程子曰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穀梁曰善救者則伐者不正

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入有二義難詞也逆詞也歸君未有不言復不言復者未得國也朔得國矣而書入何逆王命也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内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軍所獲也公羊曰衛寶也朔奔齊齊連諸侯納朔

葢朔以寶賂齊而齊以分于三國也春秋書此結正

諸侯之罪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左氏曰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常見之星如雨隕者衆也王運將終伯統方作

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掃滅殆盡矣

秋大水無麥苗

苗禾麥熟大水故與苗俱無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葢一歲而再會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師即圍郕之師必齊意也

甲午治兵

兵即郎之兵侯而不至申治之耳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張氏曰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次郎可謂無名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歴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逆天道親仇讐伐同姓勦民力備書而惡著矣

秋師還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僖公之母弟曰夷中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不書公孫罪僖公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廪而曰齊人者討賊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此魯莊報讐之會忘親而圖其後嗣故以及譏蔇齊地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傳書納子糾公穀書納糾杜氏注子糾小白皆僖公庶子而糾長荀卿亦謂桓公殺兄以爭國獨史記載薄昭諫淮南厲王有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取此以證子糾之爲弟未知誰是今以公穀爲據糾不書子小白繫齊又參以夫子荅子路子貢之言不責管仲之忘君事讐則其長幼是非見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敗也不言公者見乎伐齊納糾之文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此書子糾不當殺也

冬浚洙

洙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浚洙爲齊備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以責魯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戰讐怨相尋亂亡之道

也況以詐乎長勺魯地

二月公侵宋

是時魯與齊讐必陰結于宋故魯乘長勺之勝而侵之深其怨于齊又衆其敵于宋春秋所惡也

三月宋人遷宿

宿介宋魯閒宋人以爲貳于魯而遷之蓋移之封内以爲附庸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所謂不再見而惡見者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外師不書伐內不書戰胡氏曰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于是荆始猾夏矣蔡侯何以名絕之也爲其服爲臣虜也荆州名楚始封以爲國至成王顓改稱楚李濂曰執君滅國皆始此年天下無王齊爲之天下無中國楚爲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猶書爵强暴所加非其罪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氏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鄑魯地宋師再敗而禍及魯師再勝而國困

矣

秋宋大水

胡氏曰外災告則書杜氏曰公使弔之故書張氏曰比歲交兵怨不廢禮古意之猶存也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也何以與侯女同辭王姬雖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庶人之女無以異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隱七年歸紀伯姬既卒叔姬實攝內事從紀侯去國至是紀侯卒而始歸酅宗廟在焉義當歸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宋之有力人也乘丘之戰被獲于魯歸乃以為大夫而又靳之又與之博則閔公之弑其自取也仇牧與大宰督同死而督不書則弑君之賊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汪氏曰春秋書逆賊出奔一以責國人之失賊一以責鄰國之受賊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何以會平宋亂也以諸侯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春秋非主兵皆序爵於是齊序宋公之上四國稱人而獨爵齊主盟北杏齊地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而遽滅之則甚矣凡書滅者不

待再貶而惡已見稱人將卑師少也自此至閔二年遷陽凡齊兵皆稱人見其兵精而不貴多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柯齊阿邑會於齊則齊侯意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背北杏之會故也程子曰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終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

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

夏單伯會伐宋

陳曹魯皆與宋鄰單伯魯大夫也舉三國之師亦見

其不勞遠人矣

秋七月荆入蔡

蔡人與北杏之會矣而齊不能救力未及也自是蔡

人不復與齊會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服故也鄄衛地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不敢不至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踰年再會諸侯之心猶未一也三合諸侯矣而不盟以示慎重是以盟而莫敢渝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莊不與鄄之會故如齊解之自後不復如齊知不禮于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即小邾齊桓助宋爭郳以脅魯也至僖公時魯既親齊則進郳爲小邾仍使服魯矣

李氏曰齊伯資宋而成此於宋示驩虞之恩于魯用脅制之術也

鄭人侵宋

間諸侯伐郳而侵宋也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于齊楚之間蓋始于此胡氏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

曰侵汪氏曰侵伐皆行師之名雖夷狄亦書伐伯者之兵亦書侵義之是非係其事之得失不以是爲襃貶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中國諸侯宋爲大既爲之服郳又爲之報鄭自是宋齊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齊方圖伯楚亦浸强而鄭當其衝中國得鄭可以拒楚楚得鄭可以窺中國自是鄭爲齊楚必爭之地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趙氏曰言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同盟者同欲也幽宋地見雖諸侯同欲而宋桓實鼓舞之故齊桓之伯賴宋爲多自後滑滕諸小國不與齊盟者桓公

事從簡便使附於大國也伯政下衰盟會數而賦役煩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莫不奔命焉得失可知矣

邾子克卒

子瑣嗣立或曰即儀父或曰儀父之子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不朝也諸侯不服不能脩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于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爲可見矣

夏齊人殲于遂

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讐之志而著桓公不仁至自殲其衆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義曰逃罪詹也而魯受之又罪魯也

冬多麋

京房曰厥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劉向五行志

曰麋兆獸之淫莊公將娶齊淫女其象先見如此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侵伐者遄退也先王之法敵知畏而遁斯止矣不追也

秋有蜮

此魯所無也故以有書蜮麋皆陰物是時莊公上不能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

氣之應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媵禮之輕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重事惡之也遂專事之詞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曰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責魯不恭其事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齊人來告而魯往弔故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家氏曰是時周有子頹之亂齊桓若罔聞知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逐利以自私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張氏曰篡弑竊國之人而春秋始終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所以著亂賊得終王法不行為世之所由亂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黄震氏曰文姜之惡極矣春秋始終以夫人之禮書之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曰鄭伯有納惠王之功不免謚為厲者其始以賂而簒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攷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放也眚過誤也季氏曰莊公制於文姜魯之羣臣皆不恊焉則凡國内臣民以拂意而陷于大罪者多矣故書肆大眚于文姜薨葬之間善莊公之能補過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婦人法無謚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乃别為之謚曰文而不繫于桓可乎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胡氏曰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也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議婚也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

冬公如齊納幣

魯可以釋桓公之讐而不可以娶襄公之女娶仇

女大惡也況喪未畢而又親納幣不待貶絕而著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至自齊

忘父讎而娶齊女冒母喪而往納幣歸復飲至可謂有人心者乎

祭叔來聘

王臣也而不言使見私交之罪也

夏公如齊觀社

吳氏曰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葢齊俗每因祭社蒐軍實以夸視威衆而聚人觀之莊公託此爲名以如齊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說者以爲進之非也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聖人豈與其僭聘問之禮耶

公及齊侯遇于穀

及者内爲志

蕭叔朝公

蕭叔宋附庸書朝公公在外也於外非正也

秋丹桓宮楹

天子諸侯黝堊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齊地遇于穀盟于扈皆要結姻好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文姜將祔桓公廟故丹楹刻桷而不知陷于非禮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諸侯無越境逆女之禮況於讐人之國乎

秋公至自齊

昏義以正始爲先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失其正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日入惡入者也以宗廟爲不受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夫人至大夫見于宗廟婦見于內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榛栗棗脩並覿同贄是亂男女之別矣

哀姜通共仲弑嗣君之禍葢已兆于此與

莊公之婚書事十一志大惡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者曹莊公嫡子而赤其庶子戎逐羈而歸赤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以微弱不能君也

郭公

經闕誤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氏叔字不名者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惠背幽之盟爲齊所惡故魯亦不會其葬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救日皆鼓常事也此何以書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

用牲皆非禮也

伯姬歸于杞

莊公女不書逆者蓋以卿逆而其君親受之境上則

但舉重書歸而已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陰盛陽微之變極矣周宣王救旱雖曰靡神不舉然必以側身修行爲本社與國門非所以致水災者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凡公及內卿往他國皆不言朝聘而曰如存周禮也友莊公母弟是爲成季以桓公之子故後世列爲三桓此內大夫出聘之始亦季友私行之階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曹大夫不名殺者非一人也羈出赤歸之際必有不附于赤者故赤殺之或曰魯伐戎曹大夫之不與赤者預聞其謀故赤殺之以悅戎其無王擅殺之罪大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為魯患舊矣春伐戎又伐徐者必戎之黨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氏曰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會於洮參譏之公與杞侯伯姬皆失正也洮魯地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同志而盟非率之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

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周畿内邑仲氏爲陳大夫季友之舊也葬原仲公子友之私事請於君以行何以書公羊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慶父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不忍見也故以葬原仲適陳遂不復歸三十二年公以病召而始歸也

冬杞伯姬來

禮父母在歳一歸寧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不當來也

春會於洮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别也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城濮衛地豈齊以魯衛兄弟使魯說之來歸乎衛卒不至而後伐之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戰不言伐而書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被伐不言及而書及敗績不言人而書人皆罪衛也然齊桓既以王

命伐矣復取賂而還何與不曰齊侯而書人未可盡

以將卑師少例之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程子曰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

冬築郿

凶年而用民力於所不必為也

大無麥禾

舉國皆無也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故大有大無皆書於冬

臧孫辰告糴於齊

是為文仲公子彄曾孫也公羊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養馬欲其富故馬廄謂之延延長也大無麥禾故譏新延廄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劉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娶齊淫女之徵應也羅氏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日出則散去又其氣惡能熯稻使不蕃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而録其卒葬賢

而得書也

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穀梁以爲欲救鄣杜氏以爲備齊師趙氏以爲欲會齊圍鄣聞鄣已降而不行姜氏曰鄣爲紀之附庸必不忍于鄣又不敢逆齊而特次于成耳

秋七月齊人降鄣

凡服從内附曰降不書鄣降而曰降鄣罪齊人之力脅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氏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遇魯濟獻捷皆書齊侯則伐山戎爲齊侯明矣人之

者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一歲三築臺直書而義見矣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降班而告終也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詞齊侯親來畀詞尊

魯故據其所稱之實而謂之獻也

秋築臺于秦

秦魯西境地也

冬不雨

程子曰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備齊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爲鄭報楚也齊侯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宋公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慶父與叔牙同母莊公與季友同母慶父莊公庶兄也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牙欲立慶父弑械成故季子酖之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

之道也夫子書其自卒示無譏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廬陵李氏曰魯十二公得終路寢者三莊宣成而已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子般弒而日何也穀梁曰有所見則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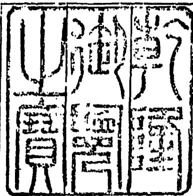
公子慶父如齊

奔也何以書如王氏曰内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

如慶父弑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詞者既書子般

卒則知其無君命矣

狄伐邢



春秋孔義卷三